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老子

陳柱選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老子

陳柱選註

學生國學叢書

葛

老子

註選柱陳

上海寶山路  
商務印書館 發行者

上海及各埠  
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---

The Complete Library

Edited by

Y. W. WONG

---

SELECTIONS FROM LAO TZU

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

CHEN CHU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
Shanghai, China

1929

All Rights Reserved

## 緒言

### 一 辨明老子六疑問

自來傳述老子者甚衆，以司馬遷史記老子列傳爲最古，而較爲可信。其傳曰：

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，姓李氏，名耳，字伯陽，諡曰聃，周守藏室之史也。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，老子曰：『子所言者，其人與骨，皆已朽矣，獨其言在耳。且君子得其時則駕，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，良賈深藏若虛，君子盛德容貌若愚，去子之驕氣與多慾，態色與淫志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吾所以告子者，若是而已。』孔子去，謂弟子曰：『鳥，吾知其能飛，魚，吾知其能游，獸，吾知其能走；走者可以爲罔，游者可以爲綸，飛者可以爲矰。至於龍，吾不能知其

乘風雲而上天；吾今見老子，其猶龍邪！老子脩道德，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。居周久之，見周之衰，乃遂去；至關，關令尹喜曰：『子將隱矣，彊爲我著書！』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，五千餘言而去，莫知其所終。或曰：老萊子亦楚人也，著書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與孔子同時云。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，以其脩道而養壽也。自孔子死之後，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：『始秦與周合而離，離五百歲而復合，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。』或曰：儋卽老子；或曰：非也；世莫知其然否。老子，隱君子也。老子之子名宗，宗爲魏將，封於段干，宗子注，注子宮，宮玄孫假，假仕漢孝文帝，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，因家於齊焉。世之學老子者，則絀儒學，儒學亦絀老子，道不同，不相爲謀，豈謂是邪？李耳無爲自化，清靜自正。

司馬遷此傳，序事旣簡，又多疑蓋之詞。於是後之學者，遂發生以下諸疑問：

(一) 老聃與太史儋是否一人？

(二) 老子與老萊子是否一人？

(三) 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是否一人？

(四) 老聃與老彭是否一人？

(五) 老子之年壽如何？

(六) 何以稱爲老子？

第一疑問，據清儒畢沅之說，則以老聃太史儋本爲一人。其言曰：

沅案古聃儋字通。說文解字有聃字，云耳曼也；又有瞻字，云垂耳也；南方儋耳之國，大荒北經呂覽瞻耳字皆作聃；說文解字又有聃字，云耳大垂也；蓋三字聲義相同，故並借用之。鄭康成云：『老聃，古壽者之號。』斯爲通論矣。

而與畢沅同時之汪中，則以名聃之老子，與名儋之老子爲二人，與畢沅說異；而以著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者爲儋，亦與畢沅說同。汪說甚博辯，詳見下文第三疑問所引。

第二疑問，據畢沅說，則老子與老萊子是二人。其言云：

老子與老萊子是二人。老子苦縣人，老萊子楚人。史記老萊子著書十五篇，藝文志作十六篇，亦爲道家言，且與老子同時，故或與老子混而莫辨。沅又案古者有萊氏，故左傳有萊駒，老萊子應是萊氏而稱老，如列禦寇師老商氏，以商氏而稱老義同。當時人能久生不死，皆以老推之矣，亦無異說焉。

而汪中則以老萊子與老聃及太史儋各爲一人，其言云：

至孔子稱老萊子，今見於太傅禮衛將軍文子篇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亦載其說；而所云貧而樂者，與隱君子之文正合。老萊子之爲楚人，又見漢書藝文志，蓋卽苦縣厲鄉曲仁里也；而老聃之爲楚人，則又因老萊子而誤。故本傳老子語孔子：『去子之驕色與多欲態心與淫志；』而莊子外物篇則曰：『老萊子謂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。』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，孔叢子抗志篇以爲老萊子語子思，而說苑敬慎篇則以爲常樅教老子。然則老萊子之稱老子也。

舊矣，實則三人不相蒙也。

第三疑問，則汪中說，以孔子問禮之老子與著書言道德之老子爲二人。其言云：

史記孔子世家云：『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，問禮，蓋見老子云。』老莊韓申列傳云：『孔子適周，將問禮於老子。』按老子言行，今見於曾子問者凡四，是孔子之所從學者可信也。夫助葬而遇日食，然且以見星爲嫌，止柩以聽變，其謹於禮也如是；至其書則曰：『禮者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也。』下殤之葬，稱引周召史佚，其尊信前哲也如是；而其書則曰：『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』彼此乖違甚矣！故鄭注謂古壽考者之稱，黃東發曰鈔亦疑之，而皆無以輔其說，其疑一也。本傳云：『老子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。』又云：『周守藏室之史也。』按周室既東，辛有入晉，司馬適秦，史角在魯，王官之族，或流播於四方，列國之產，惟晉悼嘗仕於周，其他固無聞焉；況楚之於周，聲教中阻，又非魯鄭之比；且



古之典籍舊聞，惟在瞽史，其人並世官宿業，羈旅無所置其身，其疑二也。本傳又云：『老子隱君子也。』身為王官，不可謂隱，其疑三也。

第四疑問，則鄭康成以論語老彭爲二人，老卽老聃，彭卽彭祖。包咸皇侃則以老彭爲一人，包以老彭爲殷大人，侃以老彭爲彭祖，年八百歲。至今人馬敘倫，又以彭祖老彭非一人，而殷之老彭與老子又非一人，而論語之老彭卽爲老子。其言云：

孔子之言曰：『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，竊比於我老彭。』商之老彭，其事見於大戴禮者，不相脗合。而老子五千文中『谷神不死』四語，僞列子引爲黃帝書，黃帝雖無書，而古來傳有此說，後人仰錄爲書，則許有之，故呂氏春秋賈誼新書皆有引也。又『將欲取之，必姑與之』此周書之辭也；『強梁者不得其死』此周廟金人銘之辭也；『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』郎顛上便宜七事，以爲易之辭；則老子蓋張前人之義而說之，不自創作也。又漢書藝文志道家前有伊尹

太公辛甲鬻子四家，則道德之旨，不始老子，而有所承。又禮曾子問記四事，則並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之證也。此皆事據灼然。若『彭』之與『聃』，證之音讀，自可通假。說文彭從壹彡聲，則聲歸侵類；然證之甲文，彭或作𠄎，則段玉裁刪其聲字是也。壹邊之彡，所以表鼓聲之彭，彭於聲類宜歸陽部；說文繫昉一字，春秋成十八年左傳，士魴，公羊傳作士彭，並可證也。聃聲談類，談陽之通，若國策『更羸虛發而鳥下』，僞列子湯問篇更作甘，而說文譏重文作誌，詩桑柔瞻相臧腸狂協音，並其證矣。然使彭如舊說，從壹彡聲，則侵談相通，古亦有徵。少牢禮有司徹乃𦉑，古文𦉑作尋；儀禮士冠禮執以待於西坫，古文坫爲檐；周禮鍾氏以朱泚丹秫，注讀如漸車帷裳之漸，亦並其例矣。然則老子之字聃，而論語作彭者，弟子以其方言記之耳。若此事據，古籍多有，春秋哀十年左傳，薛伯夷卒，公羊傳夷作寅，其一例也。又論語加我字於老彭之上，前儒以爲親之之詞是也；蓋老子宋人而子姓，孔子之同姓，故然。

至第五第六兩疑問，則後之誕妄者，多以老子爲長生不死，轉相傳會，說至可笑！茲節錄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之說，以見一斑焉。

老子姓李，名耳，字聃，或字伯陽。按道家經籍所說，則挺生空洞之先，變化自然之妙，而常居天上，代爲帝師，此則六合之外事，故略而不論也。非其逕庭之語者，舉其大概云。老子母感大星而有娠，應見於李氏，降生於商室。於商十八王陽甲之十七年，歲在庚申，寄胎託娠，經八十一年，極太陽九九之數，其母常逍遙李樹之下，而生老子。老子生而皓首，故能言，因指李曰：『此吾姓也。』又云：父姓李，名無果，母尹氏，名益壽，當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，歲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生也。或云：老子身長八尺八寸，黃色，美眉，廣頰，聃耳，大目，疏齒，方口，厚唇，額有三五達理，日角月淵，鼻有雙骨，耳有三漏，足蹈二午，手握十文，蓋稟氣至清，而受形特異，生於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陰。至紂二十一年丁卯歲，居岐山之陽，西伯聞之，詔爲守藏史。武王克商，轉爲柱下史。歷成康之世，

潛默卑秩。居周久之，見周衰而退官。至昭王二十五年癸丑歲五月二十九日壬午，乃乘青牛，薄輦車，徐甲爲御，遂去周。關令尹喜，周大夫也，姓尹名喜，字陽公，著書九篇，說道德之事，善內學……每望霄漢，有升虛之思。老子未至關時，喜登樓四望，見東方有紫雲西邁，知有真人當過京邑，乃戒嚴門吏，掃路焚香，以俟應兆。至七月十二日甲子，老子到關，喜擊跽曲拳，邀迎就舍，巾櫛盥漱，齋戒問道。至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退官託疾，二十八日授道德二篇。喜叩頭請隨老子西徂流沙。老子曰：『汝未得道，惡能隨吾遠適！夫流沙異域，獷俗難化，而何術可御邪？唯生道入腹，神明皆存，而能除垢止念，靜心守一，千日清齋，鍊形入妙，而後可尋吾於蜀郡青羊之肆。其若之何？』喜唯唯而謝。老子忽然騰空，冉冉升乎太微。喜候光景斯散，影響蕭寂，樓居清齋，屏絕童隸，誦經三年，精思千日，心凝形釋，骨肉都融，已而窮數達變之微，因形移易之妙，無不盡之矣。於是去家，超然高蹈，既往青羊之肆，乃會老子。老子命喜爲文始先生，俱游乎流

沙之域。或曰：昭王時出關，化導西胡；至幽王時卻還中夏，故孔子適周，嚴事老子而問禮焉……

其怪誕有如此者。其實此五六事，細讀史記，已甚明白，後人自妄爲臆測之耳。茲就史記老子本傳爲之論明如下：

(一) 老聃與太史儋非一人 按本傳云：『蓋老子百有餘歲，或言二百餘歲，以其脩道而養壽也。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，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云云，或曰儋卽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』世疑老聃與太史儋爲一人者，蓋本於此。然本傳下文歷敘老子之子名宗，宗子注，注子宮，宮玄孫假，假子爲膠西王卬太傅，其世系如此之明，則聃之果爲儋，老子之裔孫，豈不知之？太史公豈不能訪而知之？而所以爲是說者，蓋漢初好黃老，武帝雖崇儒術，而好神仙，以儋爲聃，必當時朝廷上下俱有是說，欲以證明老子之長生不死者，司馬遷心知其非，而難於質言，故曰：『或曰儋卽老子，或曰非也，世莫知其然否。』其不然之意，

顯然言外矣。且據史記所述，則儋乃預言家也；而老子云：『前識者道之華，而愚之始。』疾前識如是，其不爲一人審矣。

(二) 老子與老萊子是二人。按本傳言此，尤爲明白，其述老子云：『老子著書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。』述老萊子云：『或曰老萊子，亦楚人也，著書十五篇，言道家之用，與孔子同時云。』言亦楚人，則以爲二人明甚。太史公傳老子，旁及老萊子，猶孟荀列傳旁及慎到、劇子、墨子之徒耳。

(三) 孔子問禮之老子與著書言道德之老子爲一人。按此史記本傳所明言，而或以史記爲誤以問禮之老子，熟知禮制。而著書之老子，則非禮也；不知二者原不衝突，老子爲周守藏史，故熟知禮制，而孔子問禮焉，又深知世界質文之變，其利害常相倚伏，故痛斥禮文。禮記所載答孔子問禮之言，言已往之制度也；其著書之說，與答孔子去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之言，則戒將來之弊也。至爲周守藏史，是前事，而又言爲隱君子，則是後事，其中固明言見周之衰乃遂去也。

(四) 老聃與老彭 按此條史記無說，論語所稱之老彭，既甚簡約，止可付之闕疑。若止據一二聲音之相似，妄爲斷定，大可不必。

(五) 老子雖老壽並非不死 按史記云：『蓋老子百有六十歲，或言二百餘歲。』是明老子雖壽，其年仍有限，非長生不死也。二百餘歲，理固當無；百四五十歲，固非絕對不可者。

(六) 老子姓李老李雙聲故李子稱爲老子 按此史記言老子姓李，不言其何故稱老；生於李樹下之說，史記無有，知爲後人謬說無疑。李老雙聲，猶離婁雙聲也。老聃卽李聃之轉，古亦有稱李聃者，見六臣本文選景福殿賦善注。至史記本文：『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』之言，亦當據王念孫說訂正，爲『名耳，字聃，姓李氏』。今本蓋唐以後之人妄爲增改者也。

## 二 辨老孔不同時之說

老子爲與孔子同時人，自來鮮有疑者，至清儒汪中崔東璧始疑之。今人梁

啓超更取崔東璧汪中之言而綜合之，定老子爲戰國時代之人，其書爲戰國時代之書。茲將梁氏在北京大學演講提出各種證據如下：

(一) 從史記老莊申韓列傳——以下簡稱老子列傳或列傳。——中間細看，現在考老子履歷，除了老子列傳，沒比他更可靠的了。似是(甲)列傳中說老子的地方，有老聃老萊子太史儋三個人：究竟是幾個人，司馬遷用幾個或字，令人莫明其妙。崔東璧說老子不是老聃，汪容甫說老子是太史儋，只是世人多惑俗說，不肯聽他們。至於列傳敍到年壽，也用或字，究竟是多高壽？抑是人非人？簡直與神話化沒有差別。(乙)列傳前面是神話，後面纔說到幾句人話，說道：『老子之子名宗，宗爲魏將，……』查魏爲諸侯，在孔子卒後六十七年，老子既與孔子同時，何以他的兒子能做魏將？(丙)列傳又說：『宗子注，注子宮，宮玄孫假，仕於孝文帝，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。』是解爲老子八代孫，再查孔子世家孔子十三代孫孔安國，爲漢景帝時人，當與解同



時，一個八代，一個十三代，何以不相符若此？老子必是孔子以後若干年纔合。  
(丁) 列傳中的神話，仔細研究，大半是從莊子的天道天運外物三篇搬來，有的是說老聃，有的是說老子，主名還未確定，何能拿來做根據！莊子自己說，寓言十九，更不能拿來做歷史看了。

(二) 從孔子墨子孟子三人的書中細看，(甲) 史記載孔子稱贊老聃，說『老子其猶龍乎！』詳查論語一書，知道孔子喜歡稱述古之賢人，及當時卿大夫如蘧伯玉子產諸人，藉令孔子嘗稱美老聃，何以論語反不載其一言呢？  
(乙) 墨子孟子二人，都是喜攻擊反對派的，又是好說話的。若老子與孔子同時，何以他們二人的著作，都不曾說及老子？

(三) 拿曾子問老聃的話，與老子本書比較，曾子問裏面的老聃，是否即是著老子書的老子，已經前人批評過，若說是一個人，那老聃所說的話，都是拘謹守禮一派，與老子本書的宗旨，大不相同。

(四) 從老子本書的思想上細看本書中所說：『六親不和，有孝慈……』及『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……』那樣激烈的話，不合春秋時代的思潮。

(五) 從老子本書的文字上細看，本書有許多處文字，斷非孔子同時的人所說的話。(甲) 前人已考出書中，『偏將軍居左上，將軍居右』兩句，所謂

『偏將軍』、『上將軍』是春秋以後制度。(乙) 書中數處說『取天下』

查春秋時霸主爭長，不過都是象在太平洋會議席上，想坐首席，並無取天下的意思，何以孔子同時的人，就有此等言語？(丙) 書中如『大軍之後，必

有凶年』又『師之所至，荆棘生焉』查左氏所述大戰，不過文字寫得轟轟烈烈，其實戰線都不過三十里——梁氏所著歷史研究法，作一百里——戰

期都不過一日；例如鞏之戰，左氏說三周華不注，華不注不過泰山旁一個小山，十五分鐘就可繞一周，齊晉打仗，只繞華不注三周，其戰事之小，就可想見，那能就會『必有凶年』、『荆棘生焉』(丁) 書中數言『仁義』查仁義

二字，爲孟老先生的專賣品；何以孔子同時的人，就會聯用起來？（戊）書中數言『王侯』『王公』，查某諸侯稱王，是在春秋後數十年，何以孔子同時的人，就會『王侯』『王公』聯用起來？

以上梁氏之言，錄自張煦所撰梁任公提訴老子時代問題一案判決書。張氏所駁，甚有見解。茲更采其說，參以鄙見，分別辯之如左：

關於（一）（甲）老聃與老萊子是二人，史記本傳言之甚明。老聃與太史儋是二人，史記本傳雖多疑或之辭，然其以爲非二人之意則頗明白，詳見上文，茲不再贅。其敍年壽亦用或字，則疑以傳疑之意，言或不決，則其不爲塙信可知，何得謂之神話化！且卽令有神話化，則不信其神話化者可也，又烏能因此而定其決不與孔子同時！史記漢書載高祖事，均有斬白蛇等神話化，亦可以因此盡不信史漢高帝本紀，而謂高帝不與項羽同時乎？（乙）列傳止引太史儋一段似神話化，而前面首述老子國縣鄉里姓氏名字及官職，次

述與孔子問答，次述去周，次及尹喜請著書，皆人事之槁然者，何得謂本傳前面是神話，後面纔說幾句人話乎！至於爲魏將一節，魏爲諸侯，雖在孔子卒後六十七年，——柱按當是七十六年，疑原誤排。——然焉知老子之卒，不後於孔子，若老子之子名宗者，生於孔子卒之年，至魏爲諸侯，距孔子之卒七十六年，則宗之年不過七十六歲，豈遂不能爲魏將乎？豈宗之年決不能壽至七八十以上乎？張煦云：魏爲諸侯，雖在孔子卒後七十年，而晉滅魏以封畢萬，早在魯閔公二年，卽孔子卒在一百八十二年，畢萬之魏，爲晉六卿之一，後又爲晉四卿之一，後又滅智伯而爲三晉之一，其爲三晉之一，僅在孔子卒後二十六年，儼然諸侯，爲日已久。古者大夫有家臣，何得謂魏未受命爲諸侯之前，不能有將！就說魏必在受命之後，其將始能稱魏將，史書本多舉後制以名前例，如左傳生而稱諡，又如史記黃帝本紀中有諸侯，在周始有五等之制，黃帝而有諸侯，亦屬此例。卽如老子列傳說老子者，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，考苦縣本

陳國地，楚滅陳在孔子生後四十七年，老子本長於孔子，則實陳人而謂之楚人，皆屬此例。據此則老子之子，縱在孔子卒後若干年仕魏，這魏將二字，亦加得上。（丙）梁氏不信史記本傳，然安知本傳記老子之子孫世代，不有遺漏，何以在彼則決其不可信，在此則決其可信，以爲立說之根據乎？吾以謂老子，其大者也，老子之子孫，其小者也，司馬遷作本傳，大者當不易誤，小者或當失考耳。至與孔子之後孔安國相較，一爲八代，一爲十三代，張煦云：此等地方，不當僅問歷世若干，實當並考歷年多少，自孔子生年起算，至漢景末年，共四百一十年——照皇極經世等書推算——老子活幾百歲的話，雖不可盡信，總可斷定他是享壽百歲左右，或竟在百歲以上，就不能說他的子孫不享高壽。又孔子之父年已六十四，始娶孔子生母——見史記正義引王肅家語——此語縱不足信，也不能說古人五六十歲不能生子。據此則以壽百歲左右的老子之子孫，歷世九代，就不能說他不能歷時四百年。古者上壽一百二

十歲，中壽百歲，下壽八十歲；莊子謂上壽百歲，中壽八十，下壽六十；淮南子亦以七十僅爲中壽；孔子年七十三，其子孫十三代中，只子歷年及莊子所謂下壽，餘或五十餘歲，或四十餘歲。孔子二十歲生伯魚——照索隱引家語及孔子世家本文相考。——其後十三代，皆不永年，定皆早世得子，則這樣的傳代，何能作爲標準比例！復查經典釋文敘錄載左邱明作春秋傳，——左邱明實亦孔子同時人。——以授曾申，申傳吳起，七傳卽至漢文帝時賈誼，以證老子八傳至解，有何疑問！必欲以孔子十三傳相比，就是想把萬牲園站門的長人，和小說上的王矮虎揆作一般長了，世上那有此理！退一步說，九代人萬不能歷四百年，那末，老子列傳說宮玄孫，假的玄孫，只爾雅釋親上對曾孫，下對來玄孫，方是第四代，若單言玄孫之玄，無異遠祖之遠，說文玄，幽遠也，東京賦注引廣雅，玄，遠也，玄字遠字，義本相同，遠祖本是高曾以上的祖，玄孫自然可說是曾孫以下的孫，據此，就不止八傳了。（丁）神話之說，依上甲乙兩條，已辯

之矣。

關於(二) (甲) 論語雖爲載孔子言之書，然極不完備，不能以論語所不說，便謂孔子無此事；譬如論語不說孔子娶妻，便可說孔子無妻乎？況論語一書，原有殘缺，卽如魯論齊論古論，篇數已各不同，齊論多問王知道二篇，而今失之，安知其稱美老聃之言，不在問王知道二篇之中邪！張煦云：論語中說老子的地方，一見於述而，再見於憲問，述而『竊比於我老彭』，老卽老子，述而二句，卽孔子所引成語。老子喜用成語，其書用黃帝金人銘的話，已有數處——金人銘見於說苑，崔東壁指爲習黃帝者所託，但崔氏只從僞書的家語引出，不知據說苑，卽見其陋。——故孔子引爲同調。昔人謂孔子此語，當爲修春秋而發，太史述舊聞，故孔子以商周兩史官爲比。據此，則老卽老子，毫無疑義。至憲問章『或曰以德報怨』此文見於老子，昔人謂或是指老子，其言甚是。(乙) 孔子問禮於老子，歎老子猶龍，則老子道德之說，雖與孔子不同，

而孔子必深知其用意所在，故不非之。孟子學孔子者也，又安得而非之！又老子以柔勝剛，故其說孟與墨均未之攻擊。且原墨子之學，似多本於老子，兼愛卽老子之慈，節用卽老子之儉，其非攻非樂之出於老子，尤爲顯然。且儒與墨反，楊亦與墨反；墨書中雖非別士，然不著非楊之篇，而有非儒之題。故卽令墨老相違，其不著論攻之，亦猶斯耳。

關於（三） 張煦云：此條拿尼采來做例，自不煩言而解。那曾子問中的老聃，拘謹守禮，有何問題！

關於（四） 請試讀以下三章之詩，其憤痛爲何如？

菀彼桑柔，其下侯甸，將采其劉，瘼此下民，不殄心憂，倉兄填兮，倬彼昊天，寧不我矜！

四牡騤騤，旃旒有翩，亂生不夷，靡國不泯，民靡有黎，具禍以燼，嗚呼有哀，國步斯頻！



國步蔑資，天不我將，靡所止疑，云徂何往？君子實維，秉心無競，誰生厲階，至今爲梗！

此詩據序爲作於厲王之時，梁氏縱不信古序，但此爲孔子以前作品，想梁氏亦難否認；然則孔子之時，春秋之末，其民之呻吟痛苦可知；老子生於其時，發激烈之言論，又有何不可？

關於（五）張煦云：老子一書，有人考過其中文字多有竄亂，但沒有全考

出；若欲從他文字上定時代，必須先做一番考訂工夫，定明他孰爲原文，孰爲竄改，纔能說話。查所列除前人說過的『偏將軍』『上將軍』外，其餘各處，尙不足證明所用文字曾經竄改，那裏還能拿來否認全書的時代！（甲）古書多後人妄增，或以注文誤入正文，讀者宜分別觀之；若據一二後人誤加之說，遂斷定其書之年代，則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贊有揚雄之言，亦可援以定史記非司馬遷作，或司馬遷爲揚雄以後之人乎？張煦云：此節在王弼本第三十

一章，本章王弼無注，文字原經竄改。考宋晁說之之說：王弼註老子，自『佳兵者不祥之器』至『戰勝以喪禮處之』，非老子之言；明焦弱侯說：『兵者不祥之器』下，似古之義疏雜於經者；清四庫館臣說：自『兵者不祥之器』以下至『言以喪禮處之』，似有注語雜入；前人已經見到『偏將軍』『上將軍』是雜入之注疏，不成問題。（乙）張煦云：此句舊注『取，治也』，所以說『取天下常以無事』，卽『無爲而治』的意思，所以又說『及其事不足以取天下』。廣雅釋詁：『取，爲也』，爲治義近，以治訓取，義非無據。（丙）此極言其殺人之多，甚之之詞耳。如言『周餘黎民，靡有子遺』，豈真無子遺乎！張煦云：考鞏之戰，晉侯許卻克八百乘，照每乘車一兩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算，就是六萬人，八百兩車，三千二百匹馬；還有魯衛曹狄四國聯軍不在內，更加上齊國抵敵的軍容，能穀說是小戰嗎？晉國的兵，從山西到山東，數千里外去打仗，中間經過衛……國，起先從齊師於莘，到『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』

之下……齊高固入晉師，築石以投人……』到『辛酉師陳於鞏』能夠說戰線不過三十里，戰期不過一日的話嗎？古書叙戰，往往只敘分勝負的那一天，後來史書猶多如此，有何疑問！我們再論他的軍容，僅憑鞏戰一部分的八百兩車，三千二百匹馬，那些車轍馬跡，也要把禾苗踏死，還愁不能致凶年，生荆棘嗎？至於華不注在今歷城縣，與泰安縣之泰山，相去數百里，縱是山脈相連，斷非在泰山旁邊的話！說到三周華不注，是左氏做文章，故史記齊世家敘鞏之戰，文雖同左氏，卻把這一句刪去了。（丁）今人胸中先有成見，要將『仁義』二字，爲孟子專賣品，故凡他書先於孟子而言仁義者，皆視爲孟子以後之書，真是豈有此理！（戊）張煦云：考吳子壽夢，在春秋絕筆前一百零四年已稱王，稍後，越亦稱王，楚更在春秋前稱王，老子原籍，與楚接壤，或後竟爲楚人，豈有不知楚王在周做官，豈有不知周王——夏商周皆稱王——何以孔子同時的老子，不會用他易蠱卦：『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』不是早已王侯聯

用嗎？易坎象：『王公設險，以守其國。』離象：『六五之吉，離王公也。』不是王公聯用嗎？

至日本人津田左右吉著儒道兩家關係論——李繼煌譯，商務印書館出版。——更謂原無老子其人，其所提疑問，大約與梁啟超相同；不過梁尙謂有其人，津田則並謂無其人耳。此事不須深辯，試問周秦諸子，言老子老聃者如此之多，贊成其說者有之，反對其說者有之，彼與老子皆年代相去不遠，何以一人僞託之，百人附和之？豈諸子皆未嘗學問者邪？由彼輩推論之方法，則雖謂孔子孟子亦並無其人，亦未嘗不可。

### 三 老子書

老子之書，本不稱經，其稱經者，蓋後人所追尊，猶離騷亦本不名經，而後人妄尊以經名也。其書今分上下篇，八十一章，皆非本真。林希逸云：『其上下篇之中，雖有章數，亦猶繫辭上下然。』河上公分爲八十一章，乃曰：『上經法天，天數

奇，其章三十七；下經法地，地數偶，其章四十四。『嚴遵又分七十二章，上篇四十，下篇三十二，初非本旨，乃至逐章爲之名，皆非也。』唐玄宗改定章句，以上篇言道，下篇言德，尤非也。今傳本多有異同，或因一字而盡失其一章之意者，識真愈難矣。按老子一書，本雜記體，既多錯簡，而分章亦多不合，茲所論述，仍用八十一章爲標題，所以便初學，沿舊例耳；其有大相乖違者，則於解釋略言之，其詳則拙著老學八篇新定老子章句一篇，較爲著明，閱者可互考焉！

#### 四 編餘語

自來注老子者紛紜：大氏言養生者則視爲修養之書；言兵者則視爲陰謀之言；言佛者則視爲虛無之旨；言仙者則視爲學仙之訣；其說多怪妄不經。今細審本文，知老子之言，就哲學而論，則爲主張天演物競之說；就政治而論，則爲打倒專制政府，反對復古之學說；其對於社會生活，則主張損有餘，補不足，抑奢侈，尚儉樸，使貧富階級，不甚相懸，人之欲望，不致太奢，以求社會秩序之安寧；此其

大旨也。

柱去冬有老子集訓之作，今春有老學八篇之作，皆已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；此二書所見，已各略有不同，茲編所論述，亦復略有差異；此乃學業見解日異之故，閱者幸勿譏其矛盾！

柱於老學，其訓詁理論，皆已詳於老子集訓及老學八篇中，茲編所述，務求簡易，不遑詳徵博引，閱者欲知其稍詳者，請進而參閱彼二書焉。

此編訓詁，亦間有與前二書不同者，如『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』四句，天與地對，神與谷對，由是可悟谷神之『谷』亦爲與神相對者，其意義當與『神』相近，而有陰陽之異；前人解『谷神』之谷爲善爲欲，解『谷得一』之谷爲山谷之谷，均未得其義。又如『大器晚成』向之解者，皆以晚爲早晚之晚；今按上文『大方無隅』下文『大音希聲』——第十章云：『聽之不聞名希』——『大象無形』均無隅與大方相反，希聲與大

聲相反，無形與無象相反，則晚成亦必與大器相反，晚從免聲，當有免義，晚成猶言無成，希聲猶言無聲，與無隅無形文義一例；晚訓爲無，猶莫字本日暮本字，而訓無也。如此等等，均爲新近研究之所得，特附述於此。






十六、十一、二十三  
陳柱

# 一章


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①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②故常無欲，以觀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觀其徼。③此兩者同，出而異名。④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⑤

○常者，永久不變之謂。可道可名，則非永久不變，何以故？以凡道之名之，則必有對待故；如云道是生，則有生必有死，而道便當有死矣，如云道是小，則大小之相形本無定，而道之大小不可得言矣。然則一名爲道，人將問我以何謂道，我亦竟不能答也；故卽道之一名，亦當不可成立，而爲便於言說計，不能不強名之爲道耳。①是故就先於天地之開闢而已有，與同天地之開闢而俱來者而想像之，則絕對不可言說，不可名狀者也。故曰無名天地之始。若使一着言說，則有一必有二，由是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，而宇宙之內，形形色色，乃不可窮極矣，故曰有名萬物之母。②欲讀如莊子知北游篇「欲言而忘其所欲言」之欲。無欲謂忘然無思念，無意識。妙讀如易經「妙萬物而爲言」之妙，謂生天地萬物之道也。徼，謂分微，萬物之分界也。——史記黥布列傳注云：「徼謂以木石水爲界者也。」



是微有異義。——道既不可得名，故吾人唯有忘然無思無識，以觀無名之妙而已，此形上之學也，此重乎修養而頓悟，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。若就天地萬物而論，則常窮思極慮，以究萬物之異同，此形而下之學，如今之科學，最重分析者也，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微。④兩者指上所言始與母，及妙與微也。謂以道觀之，本無區別，以物觀之，始生區別也，故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也。⑤是故就其同者而言，則可謂之玄，說文玄字作，从，从，象以覆之之形，者，小也，而以人覆之，此天地未開闢之原子，不可分別，不可名狀，不可言說也，故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則此原子之中，又有爲之原子者焉。愈推愈小，以至不可思念，不可意識，此則衆妙之所自出者也。

## 二章

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較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

○天下事物，如美惡大小長短苦樂等，莫非對待比較而生，故有美斯有惡矣，有大斯有小矣，有長斯有短矣，有樂斯有苦矣；故嚴復云：『試舉一物爲喻，譬如空氣，爲生物所不可少，然不覺眼前食氣自由之爲幸福也，使其知之，則必有失氣之惡。』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已。○此舉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等相對待相比較之事，以例美惡及善不善也。音聲猶音響。○有美則有惡，有樂則有苦，而求美去惡，願樂舍苦，此天下人之常情，而天下乃從此多事矣；此物質文明愈進步，而天下所以愈難治也。故聖人欲矯之者，唯有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而已。不言者，謂不以此善惡苦樂相號召，使民忘於美惡苦樂之間，如魚之在水而忘水也；魚在水忘水，則如無水，民在治忘治，則如無治，故曰處無爲之事，無爲非不爲事也，如天地之生物，順乎生生之自然，物不知其所以得生，而天地亦不自知其所以生之也。○天地生物，既本乎自然，則物之生也不得不生，故曰作焉而不辭，生非已德，故曰生之而不有，生之長之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故曰爲而不恃，因物而爲，功成非已，故曰功成而弗居。夫『居』與『去』亦對待之事也。既已不居於前，又孰從而去之於後，故曰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

此數句當是他章之錯簡，本書爲初學而作，故一照舊本，以免紛更，而解之於此。

### 三章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爲盜；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○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智者不敢爲也。爲無爲，則無不治。○

○賢也，難得之貨也，可欲也，此三者，亦對待比較之物也，不尚賢，不以智識階級壓迫羣衆也，不貴難得之貨，不以物質文明迷惑羣衆也，兩者既無，則心無可欲而不亂，故不至釀成階級之革命矣。○聖人有鑒於此，故其爲治也，常虛其心，使無可欲，故其生活之程度，不至逐日增高；常實其腹，使不患飢寒，故生活之事，不至於常感困難；弱其志，則不至冒險而犯天下之不韙；強其骨，則可以努力於工作；如是則民常無知無欲，不惑於外物，則雖有智巧者，亦無所資以爲亂矣。如此爲治，乃爲於無爲，一切皆自由平等，斯無不治矣。

## 四章

道沖<sup>○</sup>而用之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<sup>○</sup>  
湛兮似或存，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<sup>○</sup>

○沖，說文引作虛，云器虛也。

○此章專形道體，挫銳四句，語意不類，當從馬敘倫說，定爲五十六章

錯簡，解見彼章。

○道之本體，既不可得而言，則其原始亦不可得而說，只覺其似爲造物之先而已，

不能知其從誰所出也。帝，王弼云：「謂天帝。」然此所謂帝，乃自然之代稱，非宗教家所謂上帝者比

也。嚴復云：「此章專形容道體，當翫兩「或」字與兩「似」字，方爲得之；蓋道之爲物，本無從形容

也。」

## 五章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。<sup>○</sup>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

乎！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○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○

○不仁，謂任其自然，無仁恩之心也。芻狗，祭時所用之物，未用時貴之，既用則棄之，簡言之，謂已故則可棄也。天地生物，譬如草木，春生秋落，當生而榮，已落則棄而不可復用，明春復生，亦已非此日之花葉矣；聖人於民，亦復如此，何者？蓋今日之百姓，已非昔日之百姓，明日之百姓，又非今日百姓，故古之政教，非所以用於今，今之政教，亦非所能用於後也。或曰：詩天保：「羣黎百姓。」毛傳云：「百姓」謂百官族姓也。老子此章之百姓，當作百官解為最適。百官者，政教之所寄也，以百官為芻狗，官府政教，不可因襲也。此老子反對復古之說也。故莊子常以此詆儒家之稱先王，說仁義。○王弼云：「囊，排囊，籥，樂籥也。囊籥之中空洞，無情無為，故虛而不得窮屈，動而不可竭盡也。天地之中，蕩然任自然，故不可得而窮，猶囊籥也。」柱按此謂天地之間，以空虛而能容物，以動力而能生物也。此四句，似宜別為一章。○莊子齊物論云：「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是亦一無窮，非亦一無窮。」夫是非無窮，則吾窮矣，故不如守中也。數亦多也，多言數窮，猶云多言多窮。此二句亦宜自為一章。

## 六章

谷神不死，是謂元牝。元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繇繇若存，用之不勤。○

○嚴復云：「以其虛，故曰「谷」；以其因應無窮，故稱「神」；以其不屈愈出，故曰「不死」；三者皆道之德也。然猶是可名之物，故不爲根。若乃其所以出者，則真不二法門也。」柱謂此章言生天地萬物之本者也，最應注意者爲「不死」「若存」「不勤」三語。不死而已，非生也；若云生，則必有死矣；故列子云：「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。」又云：「生物者不生，化物者不化。」列子之「不生」，卽釋老子之「不死」，「不死非生，則不生亦非死也。存而非存，故能不屈愈出，非存而存，故能萬物畢有，故曰若存，若存云者，非存非亡之謂也。若云是存，則有亡矣；若云是亡，則天地萬物何從而生？故曰若存也。不勤者，以生而不生，存而非存之故也。若是生物，則從幼而老，從老而衰，從衰而死，非用之不勤者矣。」

## 七章

天長地久，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○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○

○天地能生萬物。然而天地非自生也，即列子所謂生生者不生之意，唯其不自生，故異於物之自生者，而能長生。此云長生，亦即上章不死之意，與尋常之所謂生者異也。○聖人治國亦如此，不自先其身而身常先，不自存其身而身常存，以其無私，故能成其私；喻如有寶器然，私於一家，則出於一家之外為失矣，私於一國，則出於一國之外為失矣，若私於天下，則將安所失乎？此聖人所以無私以成其私也。而或者釋為以退為進，目為陰謀，則誤矣。

## 八章

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衆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○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○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

○此以水喻聖人不自私，忘己利物，而不與人爭也。人人皆欲爭其所好，而避其所惡，故不留餘地，而

豪強兼并，所得者少數人之得，而所失者乃不可勝數也。嗟乎！此帝國主義所以不容於今之世也！上章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，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，嚴復謂爲「天演開宗語」，然則老子固非不知物競天擇之說者，而常以不爭教人，蓋深知人類之安寧，在於人類之互助。互助之道，必基於謙讓之德，凡異種異國之人，固不得視如毒蛇猛獸之必出於爭也。此吾國孔老之道，所長者在此，而中國今日所以不振者亦在此。要之，公理所在，固必有伸之一日也。⊖居善地七句，疑當別爲一章；或云：此四句皆聖人利物不爭之實。——李載贊說。

## 九章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棖之，不可長保；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；功遂身退，天之道。⊖

⊖老子之學，期乎一切平等，故戒持盈以見官位階級之不可恃，戒揣銳以見智識階級之不可恃，戒金玉滿堂，以見資本階級之不可恃；非提倡階級革命也，使夫不爲之已甚，以消患於無形，弭禍於未



成耳，故曰功遂身退，天之道。夫若是，則何恃之有？

## 十章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致柔，能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愛民治國，能無爲乎？天門開闔，能爲雌乎？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？○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○

○楚辭遠游：「載營魄而登遐兮。」王注：「抱我靈魂而上升也。」以抱訓載，以靈魂訓營魄。此漢人

故訓。莊子庚桑楚篇載：「南榮越問老子云：『若越之聞大道，譬猶飲藥以加病也。越願聞衛生之經

而已！』老子曰：『衛生之經，能抱一乎？能勿失乎？能無卜筮而知凶吉乎？——原作吉凶，據王念孫改

作凶吉。——能止乎？能已乎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？能脩然乎？能侗然乎？能兒子乎？兒子終日嗶——

又作號，音同。——而嗑不噎和之至也；終日握而手不掬，共其德也；終日視而目不瞶，偏不在外也。行

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爲，與物委蛇而同其波，是衛生之經已。」南榮越曰：「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？」

曰：「非也，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，能乎？夫至人者，相與交食乎地，而交樂乎天，不以人物利害相撓，不相與爲怪，不相與爲謀，不相與爲事，翛然而往，侗然而來，是謂衛生之經已。」曰：「然則是至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吾固告汝曰，能兒子乎？兒子動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，而心若死灰，若是者，禍亦不至，福亦不來，禍福無有，惡有人災也。」此莊子純釋老子莊子之「抱一」「勿失」即老子之抱一勿離也，謂神魂精一，不惑於外物也。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嘔，和之至也，終日握而手不掬，共其德也。云云，即老子專氣致柔之說也。無卜筮而知凶吉，郭象注云：「當則吉，過則凶，無所卜也。」即老子除玄覽能無疵之說也。俞樾云：唐景龍碑作「愛民治國能無爲，天門開闔能爲雌，明白四達能無知。」其義並勝，當從之。然則莊子「舍諸人而求諸己」即愛民治國能無爲之說也。天門，羅振玉云：敦煌丙本門作「地」，然則莊子「交食乎地，交樂乎天」云云，即老子天門開闔能爲雌之說也。「兒子動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」云云，即老子明白四達能無知之說也。此章專言衛生之道。⊙

馬敘倫謂生之畜之以下，與上文義不相應，此文爲五十一章錯簡，柱按馬說是也。

## 十一章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；埴埴以爲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；鑿戶牖以爲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爲利，無之以爲用。○

○埴，和也。埴，土也。轂，以中空而能受軸，器以中空而能容物，室以中空而能居人，而所以成此三者，木也，埴也，壁也。非空，則三者不能用，然無木埴壁，則三者不能成，而空終不能賴之以爲用也，故曰有之以爲利，無之以爲用。

## 十二章

五色令人目盲；五音令人耳聾；五味令人口爽；馳騁畋獵，令人心發狂；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○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，○故去彼取此。

○爽，傷也。此極言物質文明之害，蓋物質文明愈進步，則人之馳逐於聲色貨利者日甚，於人可使之目盲，耳聾，口爽，心狂，而不能自己，積之，則國家社會之治安秩序，終受莫大之影響，貨利之所至，小者

竊物，大者竊國，而天下乃擾攘不安矣，此今日所以有階級革命之恐怖也，故總之曰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行妨與目盲耳聾口爽等對文。○然則聖人之爲治可知矣，宜使之能實其腹，而不迫於飢寒，弱其志而不惑於奢侈，則富人不以奢侈炫天下矣，而貧民亦不至因受生活之壓迫，挺而爲亂矣，故曰爲腹不爲目。

## 十三章

『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』○何謂寵辱若驚？寵爲下，○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爲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！故貴以身爲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，愛以身爲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○

○二語爲古語，老子引而解釋之。○寵爲下句，當從俞樾說，據陳景元本作『寵爲上，辱爲下』，謂

人所以受寵辱若驚者，因以寵辱有上下之分，故有得寵失寵之驚，受辱亡辱之驚耳，向使寵不以爲寵，辱不以爲辱，孰得而驚之乎！○至於貴與大患，莫如有身，蓋所貴莫如生，而生有不可得，大患莫

如死，而死終不可免。然此皆以此身爲己有者也。莊子：「汝身非汝有也，乃天地之委形。」知乎此，身非己有，乃天地之所有；忽然而爲人，固在天下；化爲異物，亦在天下。生非吾生，故生不足貴；死非真死，故死何足患；是「貴以身爲天下」而常生於天下；「愛以身爲天下」而長存於天下也。故曰貴以身爲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愛以身爲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嚴復謂「若」字作「如此乃」三字解；柱按此二「若」字，宋河上本均作「者則」二字。

## 十四章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；聽之不聞名曰希；搏之不得名曰微；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爲一。○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，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。○是謂惚恍，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○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④

○此章言道之本體；蓋就物而觀之，則有視而見者，聽而聞者，搏而得者，自道觀之，則視之而不可見，

聽之而不可聞，搏之而不可得。——易順鼎云：搏當作搏，宋陳搏字希夷，即取此義。——夷希微之稱，

亦不過強字以至小之名爾。夫既不可見，不可聞，不可得，則無分於視聽與搏矣。故曰：此三者不可致詰。故混而爲一。①混而爲一，此所謂道也，不爲形器所困，視之而不可見，故曰：不皦皦者，明也。然而

物由之而見，故曰：不昧。非明非昧，似有非有，似無非無，故曰：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此無物之物，唯

滌除玄覽，可以觀其妙，故名爲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也。②李嘉謀云：惚恍者，出入變化，不主故常之

謂也。其來無始，故迎之不見其首；其去無終，故隨之不見其後。③執古御今者，謂自有史以來，遞演

遞進，人事進化之迹，治亂起伏之機，莫不由簡而繁，由古之世而可遞變至於今，則由今之世而遞變

之者，皆可以預測而知所以御之之術。故曰：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也；俗儒或誤解爲復古，古字从十

从口，謂十口相傳者也，謂有史以來也。古始則有史之前，雖不可得知，然以古之演爲今，則亦可以知

古始之演爲古，逆而推之，則天地剖判之初，不亦可以意想而得乎？故曰：能知古始是謂道紀。自執古

以下，文義與上不應，宜別爲一章。馮振云：執古之道，猶言「執古之無」。老子書之道與無一也，「古

之無」與下「今之有」對文。

## 十五章

古之善爲士者，微妙元通，深不可識。○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爲之容：豫焉若冬涉川；猶兮若畏四鄰；儼兮其若客；渙兮若冰之將釋；敦兮其若樸；曠兮其若谷；混兮其若濁。○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；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。○保此道者不欲盈。○夫唯不盈，故能蔽不新成。⑤

○士字當從俞樾說，據宋河上本作「上」，此形容古時得道之君，其爲天下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也。

○強爲之容以下七句，皆形其爲天下態度：若冬涉川者，不敢妄進，所以爲常天下先也；若畏四隣者，守柔弱，所以保剛強也；若客者，自卑下，所以保高也；若冰之釋者，自損蔽，所以保堅實也；若樸者，自虧缺，所以保其盛全也；若谷者，不敢盛盈，所以保其賢也；若濁者，處濁辱，所以保其新鮮也。讀老子此等處，最當注意「若」字，倘不注意「若」字，則常在濁辱卑弱而無以自存矣，吾國古來之讀老子者，皆多忽視此字者也；而間有注意及者，則又以爲陰謀之說，欲取先予，而不知若之爲言，有似是而

非之意，其曰若濁，則原非濁而爲新鮮，曰若樸，則原非樸而爲盛全，其意甚明；然則若濁若樸云者，謂不以新鮮盛全矜人，雖新鮮而若濁，雖盛全而若樸耳；然則本自新鮮，非陰謀以取新鮮，本自盛全，非陰謀以取盛全，不過居新鮮盛全之地，而以若濁若樸之態度，不以階級凌人，不以階級炫人，使民心不亂，而爭亂不起耳；此老子之術，所以內剛強而外柔弱也。③安定也。生進也。此二句當作「孰能

晦以理之徐明，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，孰能安以動之徐生。」——說見拙著老學八篇新定老子章句，

茲不贅。——謂使民之晦者而能明，濁者而能清，安者而能生之道，在乎理之靜之，動之，使之徐而不疾，漸而不驟，順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；故政教遞進，而革命之事可以免，何者？蓋政爭流血之慘，必一方面有使其政教之不得進者，故一方又必欲使之突進，此所以有內戰也；老子有見，故以謂晦者固宜使之明，濁者宜使之清，安者固宜使之生，然而理之靜之動之道，當詳慎而徐爲之也。孰能者，言其難能也。④此道謂徐明徐清徐生之道也。行此道者，亦不欲其盛盈，盛盈，則傾而不能行矣；此亦貴謙下之道也。⑤能蔽不新成，淮南子作「能蔽而不新成」，景龍本作「能蔽復成」，今按上文文義，當作「能蔽而復成」，謂如此者，雖蔽而能使之復成，則濁可以使之復清，亂可以使之復



治也。

## 十六章

致虛極，守靜篤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復。⊖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。⊖歸根曰靜，是謂復命。復命曰常，⊖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⊖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⊖沒身不殆。⊖

⊖此謂凡有起於虛，動起於靜，吾人於道，亦當致虛之極至，守靜之真正。⊖不觀於萬物乎？動作生

長，萬變千化，而試觀其復，則芸芸者終各歸其本根；歸根者何？亦靜而已。靜者，復其本根之命也。老子

蓋謂物之生，有其生時之命，其未生時，亦自有其命，生之盡而歸根，則亦復其未生時之命而已。生時

之命，其動作生長，人所見也，故可謂之動，而未生之命，則人所不能見也，故謂之靜，故曰歸根曰靜。是

謂復命。⊖根乃天地生物之原，古今萬物之所同歸，而不變者也。故曰復命曰常。⊖人為萬物之

一，其生固不能無死，然苟使能知此常，則可謂明乎不生不死之道者矣；反是者，則自傷物化，莊子所

謂「大治必以爲不祥之金，造化必以爲不祥之人」者也。故曰不知常，妄作凶。⑤容者，無所不包。公者，蕩然公平。王字當從馬，敍倫說爲「周」之壞體。周者，無不周普。天者，至大無外。——本說文至高無上之意。——道者，先天地生而不爲久，長於上古而不爲老。——二句見莊子大宗師篇。——故曰道乃久。⑥誠如是，則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爲一。——莊子齊物論語。——則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矣。——莊子逍遙游篇語。——又孰得而殆之，故曰沒身不殆。孔子所謂朝聞道，夕死可矣者，其是之謂歟！

## 十七章

太上知有之，其次親而譽之，其次畏之，其次侮之。①信不足，焉有不信焉，悠兮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。②

①「下知有之」，胡適謂永樂大典本吳澄本，皆作「不知有之」，日本本作「下不知有之」；柱按

韓非難三篇及淮南主術訓均與舊本同，則舊本是也。此謂太上之民，止知有其應得之賞罰，不言說

其是非也。唯其次者方譽其是，又次者乃畏其非，最下者乃侮其非矣。夫政府而至於使人侮，則不足以爲政府矣。○馬其柅本無兩「焉」字；云：「其讀爲豈，」信不足而盟誓作，是貴言也，若夫功成而民不知，豈貴言哉！」

## 十八章

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慧智出，有大僞；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○

○太平之世，安有忠臣，安樂之家，豈有孝子，然則觀忠臣之可貴，必其國之昏亂矣，觀孝子之可貴，必其家之不和矣，然則知仁義之可貴，則天下必不仁義者矣，是猶魚知水之可貴，則必已有失水之患者矣；蓋老子之意，以爲道德人人平等，無所比較，故不見有仁義，仁義之生，必人與人有不平等者，相比較而後見也。

## 十九章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；此三者以爲文不足。○故令有所屬，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○

○此承上章之意，而欲去仁義之世之有階級時代，而反於道德之世之無階級時代也；然聖智也，仁義也，巧利也，三者皆比較而生之事，倘能使天下之人皆聖智，則聖智無所見矣，使天下之人皆孝慈，則仁義無所見矣，使天下之人皆巧利，則巧利無所見矣。此亦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之法也；何也？考工記云：『粵無錘，燕無函，非無錘也，非無函也，夫人而能爲錘也，夫人而能爲函也。』老子之絕，亦若此而已。然天下人至不齊也，則此三者之文明，安能使天下之皆齊一滿足乎，故曰此三者以文不足也。下章絕學無憂句，宜據易順鼎說，移在此章絕聖棄智句之上，蓋此章四絕字，文本一律也；『三者』之『三』，當改爲『四』字。○夫既不能使之足矣，則決不能專以此三者炫惑天下，而當令天下之民有所屬矣；於何屬之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是矣。如是則不惑天下之人以奢侈，而天下之人亦無有受階級之壓迫者，故不致釀成階級之革命矣。

## 二十章

絕學無憂。○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若何？○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其未央哉！○衆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春登臺，我獨泊兮其未央，如嬰兒之未孩，儼儼兮若無所歸。○衆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。○我愚人之心也哉，沌沌兮。俗人昭昭，我獨昏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澹兮其若海，颺兮若無止。○衆人皆有以，而我獨頑似鄙。○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母。①

○此句當在上章見上章註。嚴復謂絕學固無憂，顧其憂非真無也，處憂不知，則其憂等於無耳；非洲駝鳥之被逐而無覆之也，則埋其頭於沙，以不見害己者爲無害，老子絕學之道，豈異此乎！○阿者，

訶之借字。訶者，唯之反，惡者，善之反，在衆人則喜唯憎訶，爭喜舍惡，而自達人觀之，則一耳。○然人

之所畏者，禍患也，吾豈獨不畏乎！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，然禍福之來，不可測量，故曰荒兮其未央。

哉。然則吾與衆人，當知所處之異矣，以下卽屢以衆人與己對舉，見己與衆人之異。○享太牢，春登

臺，言衆人迷於美進，惑於榮利，欲進心競也。泊兮未央，如嬰兒之未孩，言我獨廓然無形之可名，無兆

之可舉，如嬰兒之未能孩者然也。——馬其昶本孩作咳，云笑也，咳孩同字。——若無所歸者，對春登臺而言，衆人如春登臺，而我獨若無所宅也。⑤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，謂衆人無不有懷有志，盈溢胸中，而我獨無爲無欲，若遺失之者也。⑥衆人昭昭，耀其光明，我獨昏昏，自居黑暗，衆人察察，競爲分別，我獨悶悶，自居混沌；故我獨能澹兮若晦，而情不可觀。——海字當作晦，王注云情不可觀，則本作晦也。——颺兮若無所止而無所繫也。颺，音聊（カ一么）。⑦以用也。頑似當作頑，以猶頑而謂衆人皆欲有所施用，而我獨頑而鄙，若無所識者，此皆我所以異於人，而貴乎食母也。⑧食母生之本也。謂我獨貴生民之本，衆皆貴末飾之華也。此章諸「如」「若」等字，亦不可忽視。

## 二十一章

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。○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；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○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；○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○以閱衆甫。⑤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，以此。

○道德二字，混言則一，析言之則有表裏之異，蘇轍云：「道無形也，及其運而爲德，則有容矣，故德者道之見也。」孔河上注云：「大也。」德爲道之見，則大德之容，惟道是從矣。○以上八句，形容道體。有象之物，方圓是也；有物之物，金石是也；有精之物，草木蟲人是也。○以夷希微之德，而函三有，甚真故可觀妙，有信故可觀微，爲一切之因而有果，可以驗物之真信，孰愈此者！○至真之極，不可得名，無名則是其名也。自古及今，無不由此而成，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。○王弼云：衆甫萬物之始也，以無名闕萬物始也。柱按王注闕字，原本作「說」，當是闕之譌字，以無名闕萬物始，卽首章無名天地之始，常無欲以觀其妙之意。

## 二十二章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敝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○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。○不自見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長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！誠全而歸之。○

○嚴復云：『多少二句，開下抱一，一者，天下之至少，亦天下之至多。』

○王弼云：『式猶則也。』

○莊子論老子之學，曰：『人皆求福，己獨曲全。』曰：『苟免於咎。』苟免卽曲之意。曲者不求全而能自全，由是推之，雖枉而直，雖窪而盈，雖敝而新，以其有抱一之道，無人我之分也；無人我之分，則不爭，不爭則自處於一曲，而留其餘以處人，人與己各有所處，則各免於爭；非惟不爭也，我有讓於人，人亦且奉於我，是之謂全。此章言處身之道，亦第八章處衆人之所惡之意。

## 二十二章

希言自然。○故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，孰爲此者，天地，天地尙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！○故從事於道者，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，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，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，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。○信不足，焉有不信焉。④

○希言自然，卽前所謂不言之教，無爲之事也；孔子曰：『子欲無言，』卽希言也。『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』卽自然也。○天不言而四時自行，百物自生，天之恒也，飄風驟雨，非其恆也，故不可



久。③同謂玄同，不分別，不矜異也。道德仁義禮，玄同則得之，分別矜異則失之，下篇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禮，卽此失字也。老子上道德，而下仁義禮，而又曰：「失者同於失。」失卽指仁義禮也，然則老子之薄仁義禮，薄其自分別，自矜異耳，若本玄同之道，以從事焉，雖於道德爲失，而於仁義禮亦未嘗不樂得之也。④宜從馬敘倫說，此二句爲十七章錯簡。

## 二十四章

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；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；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在道也，曰餘食贅行。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①

①此章言違反自然，嚴復謂反明二十二章之意。餘食者，食而病者也。贅行者，行而異者也。自見自是，自伐自矜，皆害其前功，猶畫蛇添足，不惟無功，且以失酒矣。劉師培云：「食當爲德，德與行對。」柱謂食讀如尙書堯典「食哉」之食，孫星衍彼注云：「釋詁，「食，僞也。」僞與爲通，「餘爲」贅行，」

文正相對。

## 二十五章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，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，強爲之名曰大，○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○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○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其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○

○傅奕本字上有強字，道本不可得道，而謂之道者，強字之耳。王弼曰：「吾所以字之曰道者，取其可言之稱最大也。」責其字定之所由，則繫於大，大有繫則必有分，有分則失其極矣，故強爲之名曰大。

○不守一大體，周行無所不至，故曰逝，逝行也。不偏於一逝，周行無所不窮極，故曰遠，遠極也。反者，嚴復云：「不反則改，不反則殆，此化之所以無往不復也。」○王字當從說文改作人，下王字同人，

爲萬物之靈，爲天演中最進化之物，故曰人亦大。○熊季廉云：「法者，有所範圍而不可過之謂。」

王弼云：「人不遠地，乃在全安，法地也。地不遠天，乃得全載，法天也。天不遠道，乃得全覆，法道也。道不遠自然，乃得其性，法自然者，在方而法方，在圓而法圓，於自然無所遠也。自然者，無稱之言，窮極之辭。」

也。用智不及無知，而形魄不及精象，精象不及無形，有儀不及無儀，故轉相法也。『江衡謂天地一物也，猶卵爲一物，白者天而黃者地也。萬物生天地間，父天而母地，子無不肖父母者。地居天中，南北二點，正當天之兩極，天包地外，其體渾員，此爲生物之本體。動物皆卵生，人與獸雖胎生，胎在腹中，亦似卵，故小而至於昆蟲之子，皆爲卵生，卵形員，元氣渾淪，一小天地，則肖其本體也。植物之實皆員，則亦各肖焉。瓜李橘柚之屬，其兩端且肖兩極。桃梅杏棗之屬，其核兩端正當外之兩極，尤爲確肖。核爲地而外爲天，合天地氣以生物，故合天地形以成形。此章亦形容道體，嚴復云：老謂之道，周易謂之太極，佛謂之自在，西哲謂之第一因，佛又謂之不二法門，萬物所由起訖，而學問之歸墟也，不生滅，不增減，萬化皆對待，而此獨立，萬物皆遷流，而此不改。』

## 二十六章

重爲輕根，靜爲躁君。⊖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，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⊖  
奈何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天下？輕則失本，⊖躁則失君。

○王弼云：「凡物輕不能載重，小不能鎮大，不行者使行，不動者使動，是以重必爲輕根，靜必爲躁君也。」嚴復云：「二語物理之公例，執道御時，則常爲靜動者矣。」○李溫陵云：「有輻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爲輕，何也？以重爲之根也。常燕處，則雖榮觀而不爲躁，何也？以靜爲之君也。」○本字當從俞樾說，據永樂大典本改作根，與君韻。

## 二十七章

善行無轍迹；善言無瑕譴；善數不用籌策；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；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○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；是謂襲明。○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，不善人者善人之資。○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智大迷；是謂要妙。

○嚴復云：「南華養生主篇，卽此章注疏，其所以善行善言善數善閉善結，皆不外依乎天理；然何以能依天理，正有事在也。」○嚴復又云：管夷吾得此，故能下令如流水之源，又能因禍以爲福，轉敗

以爲功。③馬其昶云：「見不善非徒以爲戒，又必教之使善，然後吾之善量足，是不善人正善人爲善之資。」

## 二十八章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爲天下谿，爲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；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爲天下式，爲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；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爲天下谷，爲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①樸散則爲器，聖人用之，則爲官長。故大制不割。②

①王弼云：「雄，先之屬，雌，後之屬也，知爲天下之先者，必後也，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也。雖不求物，而物自歸之，嬰兒不用智，而合自然之智。」嚴復云：「守雌者必知雄，守黑者必知白，守辱者必知榮，否則雌矣，黑矣，辱矣，天下之至賤者也，其足貴乎！今之用老者，只知有後一句，不知其命脈在前一句也。」

②王弼云：「樸，真也。真散則百行出，殊類生，若器也，聖人因——經文「聖人用之」，當從俞說據王注改作因——其分散，故立爲官長，以善爲師，不善爲資，移風易俗，復使歸一也。」呂惠卿云：

「樸者，真之全而物之渾成者也。渾成未爲器，則無施不可。器之爲物，能大而不能小，能短而不能長，能圓而不能方，故聖人用之以爲官長而已。若夫抱樸以制天下者，視天下之理，猶庖丁之解牛，游刃有餘地，何事於割哉！」

## 二十九章

將欲取天下而爲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爲也，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故物或行或隨，或歔或吹，或強或贏，或挫或隳，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。

○此言爲天下爲不得已之事。取者，取而臨莅之也。莊子在宥篇：「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。」卽其義。○老子以天下爲神器，猶斯賓塞以國羣爲有機體也。——嚴復說。——不可爲者，王弼云：

「萬物以自然爲性，故可因而不可爲也，可通而不可執也。」夫爲國亦若是而已。時乎皇則皇，時乎帝則帝，時乎王則王，時乎伯則伯，時乎立憲則立憲，時乎共和則共和，當其勢之至，唯有因之通之而

已。若非至其時而早爲之，或既至其時而固執之，其爲敗與失，必不能免，何也？達乎自然之則也。㊦  
歛氣煖，吹氣寒。挫字當從宋刊河上本作「載」。行與隨，歛與吹，強與羸，載與墜，皆對待之義。有甚行則必有甚隨，有甚強則必有甚羸，由是推之，有甚富則必有甚貧，有甚得則必有甚失，有甚榮則必有甚辱，有甚樂則必有甚苦，而天下乃多故矣，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也。

### 三十章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，師之所處，荆棘生焉，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㊧善有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，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強。㊨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㊩

㊧此反對侵略主義之說也。佐，景龍碑作「作」，主詞雖異，意無大異也。觀於近日德國之敗，其好還者驗矣。㊨故治兵者，以止戈濟難爲武，——王弼云：「果猶濟也。」——不以兵力侵略天下也；夫

止戈濟難，不得已之兵也，故曰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強。㊩夫物壯必老，兵驕必敗，故軍閥盛大之日，

即其崩潰之時，故曰：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此章與下章多錯簡，參考拙著老學八篇新定老子章句。

## 三十一章

夫佳兵者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，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而用之，恬淡爲上。○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。○夫樂殺人者，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。○吉事尙左，凶事尙右，偏將軍居左，上將軍居右，言以喪禮處之。殺人之衆，以哀悲泣之。戰勝以喪禮處之。○

○佳當從王念孫說改作「佳」，佳，古唯字也。此亦暢發非戰主義。○美之者是樂殺人，孟子所謂

善戰服上刑也。○孟子曰：「不嗜殺人者能一之。」夫樂殺人者，是嗜殺人也，烏能一之！○四自吉

事尙左以下，文意淺陋，不類老子，當是上文「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」之舊注，而誤入正文者。

## 三十二章



道常無名，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也。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賓。○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民莫之令而自均。○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，知止可以不殆。○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於江海。④

○俞樾云：常通「尚」。嚴復謂樸者，物之本質，爲五蘊六塵之所附，故樸不可見，任爾如何，所見所覺，皆附樸之物塵耳。臣官皆器也，樸散而後可臣。夫重靜樸之德也，爲輕根，爲躁君，我守其主，則萬物又安得而不賓哉！○王弼云：「言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，我守其真性無爲，則民不令而自均也。」○王弼謂始制言樸散始爲官長之時也。始制官長，不可不立名分，以定尊卑，故始制有名也。過此以往，將爭錐刃之末，故曰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也。遂任名以號物，則失治之母，故知止可以不殆也。④馬其昶云：「水止於江海，則不溢，人止於道，則不殆。」柱按此章多錯簡，文氣不能一貫，訂正文字，見拙著老學八篇新定老子章句。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；○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；知足者富；○強行者有志；○不失其所者久；死而不亡者壽。④

○韓非子喻老篇：『莊子曰：「臣患智之如目也，能見百步之外，而不能自明其睫。」又云：「故知之難，不在見人，而在自見，故曰：自見之謂明。」』○老子於道於學，則虛其心而常若不足，所以受之也，

於財利，則貴乎知足，而不強求，何者？貧窮二字，從比較而生，日進數金之人，見日進百金者，則自覺不足，而慕彼有餘矣；及其日進百金，則亦自覺其百金之不足，而慕他人之日進千金者矣；以是遞進，雖累千萬，其不足如故，其貧如故也；此世界所不能安寧也；唯有道者則不然，簞食瓢飲，曲肱而枕，樂在其中，所須既少，所欲易足，故雖擔石之儲，亦常覺其富也。大抵不足則爭，爭則物質之文明必進步，而世界殺戮之禍亦愈烈，足則不爭，而物質亦不易進步，人類殺戮之禍，亦可以稍戢，此兩派互有得失；然大抵爲學爲道，則常以不足爲心，而一人之享受，則恆以足爲本，則可免於患，此讀老子者所當知者也。○志士界說在此，惟強行者爲有志，亦惟有志者能強行，孔子曰：『知其不可而爲之。』孟子曰：『強恕而行。』又曰：『強爲善而已。』德哲葛爾第曰：『所謂豪傑者，其心目中有常他人所謂斷

做不到者。』凡此皆有志者也，中國之將亡，坐無強行者耳。④萬物與我爲一，何失之有天地與我並生，何亡之有！

### 三十四章

大道汜兮其左右，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名有，衣養萬物而不爲主。常無欲，可名於小；萬物歸焉而不主，可名爲大；以其終不自爲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①

○此言大道汎濫，無所不至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，故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。功成不居，故功成不名有。道法自然，故衣養萬物而不爲主。○無思無慮始知道，故道本不可思不可慮，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。萬物之來由是，其歸也亦於是，一任自然，而使之不知孰爲之主者，故曰可名爲大。簡而言之，蓋謂大道無所不至，謂之左也可，謂之右也可，謂爲物之始也可，謂爲物之終也可，謂之小也可，謂之大也可，無所不可，斯所以爲大也。

## 三十五章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①往而不害，安平太。②樂與餌，過客止。③道之出口，淡乎其無味，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足既。④

○王弼云：『大象，天象之母也，不寒不熱，不溫不涼，故能包統萬物，無所犯傷。』嚴復云：『人皆有所執，特非大象，大象，道也，卽上章萬物之所歸者。』柱謂此老子崇尚民主政體之說也，蓋君主政體之所恃以生存者，恃其有爲主焉者爾，使其無此主焉者，則其基本已壞，將不打而自倒矣；主焉者何則？『功名名有』、『衣養萬物而爲之主』是也。○嚴復云：『安自繇，平平等，太合羣也。』○今街市賣餅者尙作樂以招致兒童，老子云：樂與餌，過客止，知古時亦如此，故老子舉以爲喻也；樂有聲可聞，餌有味可食，而皆有形可觀，故足以止過客。④惟道則不然，其出口也淡然無味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若無所用者，故不足以止過客。然其無所不有，而用之乃不可既。

### 三十六章

將欲歛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；是謂微明。○柔弱勝剛強。○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○

○此老子揭破陰謀家之術，以戒人處張強興之勢，所當謹慎者也；蓋謂有大焉，將欲歛爾而固張爾，將欲弱爾而固強爾，將欲廢爾而固興爾，將欲奪爾而固與爾者，是謂微明之術，不可不留意也。○

故唯自守柔弱，使人不得而張之，不得而強之，則可以無禍矣，故曰柔弱勝剛強。○此微明之詐術，

乃聖知之遺存，故莊子胠篋篇釋之曰：聖人<sub>不</sub>死，大盜<sub>不</sub>止；雖重聖人以治天下，則是重利盜跖也，故

曰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，彼聖人者，天下之利器也，非所以明天下也。蓋自聖知之術

明於天下，而聖知之用乃廢，猶魚之脫於淵矣。

### 三十七章

道常無爲而無不爲。○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化。○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。

以無名之樸。○無名之樸，夫亦將無欲；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定。④

○此言天演之自然演進也。夫由無形而有形，由有形而萬物，由萬物而有生動，由生動而有人類之靈，何一而非天演物競交互而來？然雖曰物競，而此物競之由來，亦何一而非自然之力？即專就政治而論，由部落而帝皇，由帝皇而民主，亦何一而非自然之演進？即今之聲光化電，窮極人工，且無論利用者無一而非自然之物，即此聰明材力之人工，而何嘗不從天演之自然而出？故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。

○是故世運之推遷，歷久而進，此乃自然之事，爲國者——侯王即古爲國者——止宜守其自然之則，因而爲之，則萬物自然莫不進化矣，故曰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化。○然天下事物，

莫非對待，利之所在，即害之所從生，文明愈進，而人之欲望亦愈增，則天下之人不得厭其欲望者衆矣，故天下必不免乎亂，小則國家之侵伐，大則階級之競爭，其殺戮之烈，又何一而非文明進化之賜？故善爲國者於此，又必思有以鎮之，故曰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○鎮之以無名之樸者，

不示天下以奢泰，使天下之人不惑於外物之可欲，不至常受生活之壓迫，則或可以免於亂，故曰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定。

### 三十八章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○上德無爲而無以爲，下德爲之而有以爲，上仁爲之而無以爲，上義爲之而有以爲，上禮爲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扔之。○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○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，○前識者，道之華，而愚之始；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，不居其薄，處其實，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○

○天地生物，德之至大也，而天不自以爲德，物亦不知其德，此上德不德，所以爲德也。帝皇君臨天下，務欲施德於民，使之歌功頌德，而愛戴己焉，是利用之術，交易之道，非真德也，此下德不失德，所以爲無德也。○上德無爲句，當從俞樾說，據韓非子改作「上德無爲而無不爲」，如天地之生物，無爲

也，而萬物無不成，是無不爲也。下德爲之而有以爲者，帝皇之施德於民，原欲使民戴己，是有以爲也。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者，如見嫂溺則不禁援之以手，而不及計較其合禮與否是也。仁者，人也，其字從

二人謂爲人而非爲己也，一有計較之心，則救與不救，必審乎宜與不宜，是不免爲己矣。此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；義者，宜也，其字从羊我，羊者善也，謂當審於己，宜與不宜，善與不善。仁義行，則有德之心矣，德之之心，無所表見，故聖知復爲禮以表之，其始也莫之應，聖智仍恭讓其手足而爲之，於是久之而民遂相率而循於禮，則禮之有爲益甚矣。仁義與禮，言上不言下者，上者如是，則下者可不言而喻矣。⊙道本無名，至德則已有名矣。德者，萬物同焉皆得，而不知其所以得之謂也。——此指上德，下德同於上義，不得謂之德矣，故曰不德。——及其得而有不能同焉者，則大小多寡苦樂之事以起，而後救災濟難之事以興，如嫂不溺則無救之之仁，必待其溺而後有救之之仁也，故曰失德而後仁，宜與不宜，計較之心既生，則所爲之仁，亦不過爲己，故曰失仁而後義。禮者，又仁義之表也，譬如父母以物給子，則子不必揖讓以謝，若在君臣朋友，則揖讓之禮生矣；又父母以物給子，必不念報答，若在君臣朋友，則報答之禮生矣，故曰失義而後禮。⊙報答之禮既生，則贈而不報，謂之失禮，於是報答之物，若有不稱，則不能無怨怒之念，而天下之亂，乃由是起矣，故曰禮者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也。⊙聖人爲禮之始，俯仰拜跪，人必苦之，而不易聽從，故必假神權以爲之，曰事神則降福，降福則當報，故



古文禮字作礼，从示从儿，示神事，儿象人跪而事神也；小篆禮作禮，从示从豊，豊者祭器，以物享神也；禮既起於神權，而求福免禍，乃恒人之常情，於是卜筮圖讖堪輿相人之術以起，人皆迷信之，欲其前識，以免於禍，而古來之帝皇，所爲以神道設教，藉神權以愚人之術也，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。

⊕此可見老子革命之思想。

### 三十九章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。⊖其致之，⊖天無以清將恐裂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⊖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⊖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。⊕故貴以賤爲本，高以下爲基。⊕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，此非⊕以賤爲本耶？非乎？故致數輿無輿，⊕不欲琖琖如玉，珞珞如石。⊕

⊖嚴復云：「是各得之一，即道之散見者也，即德也。」柱謂言昔之得一者，推原其始也。一者，惟初太

極，道立於一，卽無爲而無不爲之道，謂天演自然之力也；故天得此一以輕清上浮，地得此一以重濁下寧，神得此一以爲靈，谷得此一以爲盈，萬物得此一以爲生，侯王得此一以爲天下貞，此謂天演之力，由天地開闢，演進而爲生命之源，再演進而爲動植之物，由動植之物，再演進而爲人類之靈，而人類又由部落而有政府成國家也。又上篇以谷神連稱，此以神與谷對舉，神與谷對舉，猶上文天與地對舉也，說文訓神爲天神，引出萬物，則神屬於天，由是可知谷屬於地。神从申，義主引申，谷从口，義主吸受，谷神二字必指陰陽二性生殖之精與器而言。○其致之三字，當從馬敘倫說爲古注誤入正文者。

③劉師培云：發讀爲廢，說文，廢，屋頓也。④侯王句當從劉師培說改爲「侯王無以貞將恐厥。」⑤故同「夫」，此別爲一章，與上文氣不相蒙。嚴復云：「以賤爲本，以下爲基，亦民主之說。」

⑥此非，當從河上本作「此其。」⑦與當從高延第說據莊子至樂篇作「譽」，成玄英莊子疏云：「至譽以無譽爲譽。」是至譽無譽，正與上文侯王自謂孤寡不穀相承。⑧珞珞，一作落落，喻多也，多則爲人所賤。馬其昶云：「人佩玉而棄石，故珞珞落落，顯然易別。」

## 四十章

反者道之動。○弱者道之用。○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於無。○

○此謂天下之物，必有對待，有生則必有死，有成則必有毀，有高則必有下，有貴則必有賤，反復變動，不可究詰，此道之自然也，故曰反者道之動。○凡物之有血氣者皆有爭心，道尚無爲，則不爭而守

其雌，故曰弱者道之用。

○王弼云：『天下之物，皆以有生，有之所始，以無爲本。』嚴復云：『無不真無。』

## 四十一章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○不笑不足以爲道。故建言有之：○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若類，○上德若谷，○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建德若偷，○質真若渝，○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○大音希聲，○大象無形，道○隱無名。夫唯道，善貸且成。○

○道可道，非常道，道安得而聞乎！無思無慮始知道，無處無服始安道，無從無道始得道——此三語

見莊子知北游篇。——道安得而勤行乎！而此所以云云者，爲世人說法，不得不爾耳。此道之所以不可道，不可道，又不得不道，故強而道之如此也。嚴復謂勤而行之者，不特有志也，亦其知之甚真，見之甚明之故。大笑者，見其反也。若存若亡者，知而未真，見之未明也。○言字下當從閱本增「者」字，字下當從紀昀說從一本增「曰」字。王弼云：「建，猶立也。」○夷，平也。左傳服注，類，不平也。類與夷正相反。④谷，下也，與上反。⑤偷者，媮之借，靡也。媮與建反。⑥渝，變也。與真反。⑦晚者，免之借。免成，猶無成，與上文之無隅，下文之希聲無形一例，無隅與大方相反，希聲與大音相反，無形與大象相反，故知免成與大器相反也。晚借爲免，義通於無，猶莫本朝暮本字，而訓爲無也。⑧希讀如第十章聽之不聞名曰希之希。⑨馬敘倫云：「道借爲大，聲之誤也。」馬說非也，道謂大道，舉道包大，故不云大道也，下文接云夫唯道，正承此道字。⑩柱按莊子齊物論云：「其分也成也，其成也毀也，凡物無成與毀，復通爲一。」此道之所以善貸且成也。此章諸「若」字亦不可忽。

## 四十二章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○三生萬物。萬物負○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爲和。○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爲稱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④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，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爲教父。⑤

○前章云有生於無，此云道生一，然則老子所謂「無」者，道也，此道也，名之爲有，則不可見，不可聞，名之爲無，則有之所從生，故莊子知北游篇云：「予能無有矣，而未能無無也，及爲無有矣，何從至此哉。」嚴復云：「道，太極也，降而生一，言一則二形焉，二者形而對待之理出，故曰二生三。」○負<sub>△</sub>淮南道應訓引作「背」。○吳澄云：「萬物之生，以此沖氣，則既生之後，亦必以沖氣爲用，乃爲不失其所以生之本。」④人之所惡句至此，必爲三十九章之錯簡，人之所惡，至王公以爲稱，當接非乎之下，故物或損之二句，當接無譽下，詳老學八篇新定老子章句。⑤馬其昶云：「周金人銘云：「強梁者不得其死。」此古人之所以教人者，吾亦教之，故舉其語而贊之曰：吾將以爲教父，言當奉此銘若師保也。」柱按自人之所教下二十一字，與上文意不應，當別爲一章。

## 四十二章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，○無有入無間，○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爲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○

○嚴復云：「承上章強梁者不得其死而反言之。」

○嚴復又云：「無有入無間，惟以太耳。」

○柱

按此章多是他章錯簡，說詳老學八篇。

## 四十四章

名與身，孰親？<sup>？</sup>身與貨，孰多？<sup>？</sup>得與亡，孰病？<sup>？</sup>是故甚愛，必大費；多藏，必厚亡。○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○

○王弼云：「甚愛不與物通，多藏不與物散，求之者多，攻之者衆，爲物所病，故大費厚亡也。」

○嚴

復云：「知足知止，兩知字大有事在，不然，亦未可以長久也。」

## 四十五章

大成若缺，其用必弊；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；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，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爲天下正。○

○此章諸『若』字，亦當注意，若之云云，則其非真可知，世人皆爭於成，而我則若缺以處之，世人皆爭於盈，而吾則若沖以用之，則吾之成與他人之成不相妨，而成乃可以不弊矣，吾之盈與他人之盈不相害，而盈乃不窮矣，直巧與辯，亦若斯而已矣。凡物動則生熱，靜則生寒，故人當寒時則躁動可以勝寒，人當熱時，則寧靜可以勝熱，常於其反而勝之，然則天下之躁熱甚矣，我以清靜鎮之，方可以爲天下正也。自躁勝寒以下，亦當別爲一章。

## 四十六章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；○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，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

○舉沉云：「養下張衡東京賦有車字。」王弼云：天下有道，知足知止，無求於外，各修其內而已，故卻走馬以治田糞也。

## 四十七章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闚牖，見天道。○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爲而成。○

○王弼謂事有宗而物有主，途雖殊而同歸也，慮雖百而其志一也。道有大常，理有大致，執古之道，可以御今，雖處於今，可以知古始，故不出戶闚牖而可知也。○出彌遠，知彌少，不可與上文反對看，作反對看，其義淺矣。其知所以彌少者，以爲道固日損也。夫道無不在，苟得其術，雖近取諸身，豈有窮哉！而行徹五洲，學窮千古，亦將但見其會通，而統於一而已矣。是以不行可知也，不見可名也，不爲可成也，此得道者之受用也。



## 四十八章

爲學日益，爲道日損。○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爲，無爲而無不爲。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○李嘉謀云：「爲學所以求知，故日益，爲道所以去妄，故日損，知不極則損不全，故日益者所以爲日損也。」嚴復云：「日益者，內籙之事也，日損者，外籙之事也，其日益也，所以爲日損也。」

## 四十九章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爲心。○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；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○聖人在天下，歛歛爲天下渾其心，○聖人皆孩之。

○聖人句當從景龍本敦煌本去常字爲更善。此老子提倡民主之學說也。○民主之治，取決多數，故衆之所善，其善者吾固善之，其不善者吾亦善之而已。信與不信亦如是觀。○歛歛句，馬敘倫云：

「老子本文當作歛歛焉渾渾焉。」  
④句上當從釋文本增「百姓皆注其耳目」句，此謂聖人之在天下，歛歛焉渾渾焉，無所用心，而於百姓耳目之所注，則如慈母之於嬰孩焉，固無所不至也。

## 五十章

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人之生，動之死地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被甲兵，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，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○韓非子云：人之身三百六十節，四肢九竅，其大具也。此十三具者之動靜盡屬於生，屬之謂徒也，故曰：生之徒十有三。至其死也，此十三具者，皆還而屬之死，故曰：死之徒亦十有三。凡人之生，此十三具者必動，動極則損，損而不止，則生盡，生盡之謂死，故曰：民之生，生而動，動皆之死地，亦十有三。——以本韓非子原文而有刪改。○夫由生而至於死者何也？以既已爲生，則不能無生生之物，譬如食焉，

所以使人之生而動也，而動極則損，損極則生盡而歸於死，則生生者乃所以爲死，此人之所不能免

者也，然則其生生之愈厚者，其動也愈甚，而損也亦愈速，故曰以生生之厚。 ③ 莊子人間世篇云：

「時其飢飽，達其怒心，虎之與人異類，而媚養己者順也，故其殺者逆也。」夫去其生生之厚，則於物無奪，而能去其所厚者以養物，是順物之性，而不逆者也。孰從而害之？夫生生之厚，死地也，無生之厚，故無死地。

## 五十一章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○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育之，亭之毒之，○ 養之覆之。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元德。

○ 道者由也，萬物由是而生者也，故曰道生之。德者得也，萬物得是而後有生者也，故曰德畜之。由是賦形而爲物，而此形之所以成，又由乎天地動靜之力，故曰勢成之也。勢者，力也。 ④ 說文：「亭，民所

安定也，引申有安定義。」廣雅釋詁：「毒，安也。」

## 五十二章

天下有始，以爲天下母；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；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；○沒身不殆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○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，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。○是爲習常。○

○蘇轍云：『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，道方無名，則物之所資始也，及其有名，則物之所資生也，故謂之始，又謂之母，其子則萬物也，聖人體道以周物，譬如以母知其子，了然無不察也，雖其智能周之，然未嘗以物忘道，故終守其母也。』柱謂母者一而爲子者衆，得母知子，舉一反三之術也，知子守母，御繁以簡之道也。

○高延第云：『兌口也，口爲言所從出，門爲人所由行，塞之閉之，不貴多言，不爲異行，循其自然，不勞而理，卽復守其母之事也。尙口者窮，多爲者敗，徒長詐僞，無益於事，故不救。』

柱按此亦常別爲一章，與上文義不相應。○見小則重分析，而見事理也明，守柔則不誇大，而能自強也久，用其光則知白，故雖涅而不至淄，歸其明，則守黑，故雖絜而不立異，如是則不至於爲善近名，

爲惡近刑矣。④習，一本作襲，馬敘倫云：「襲習古通。」高延第云：「襲因也。」常常道。

## 五十三章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○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服文綵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，是謂盜夸，○非道也哉？○

○此謂使吾人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固似甚善也，而無如其易趨於施何。施者，邪也，蓋大道可行而不可使之介然有知，介然有知，則爭端起矣。○嚴復云：「今之所謂文明者，自老子觀之，其不爲盜夸

者亦少矣，此社會黨虛無黨所以日衆也。」柱按盜夸當從韓非子改作「盜竽」，竽先則鐘瑟皆隨，

大姦唱則小盜和，——二句本韓非子解老篇。——富者愈有餘，愈豪奢，則貧者欲得之奪之之心亦

彌甚，故曰盜竽。○句中也字一本無，柱按有者是也，也字卽「施」之假字，或「施」之壞體，卽上

行於大道唯施是畏之施，非道也哉，謂盜竽卽盜之施者也。

## 五十四章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○子孫以祭祀不輟。修之於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於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於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於國，○其德乃豐；修之於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？以此。○

○韓非子云：「一其趨舍，雖見所好之物，不能引之，謂之不拔；一於其情，雖有可欲之類，神不爲動之

謂不脫。

○國字當從蘇時學說作「邦」，與下豐字爲韻。

○此卽孔子之忠恕，孟子善推所爲之

義，以我身觀人身，而他人之情得，以我家觀他家，而他家之情亦得，由是鄉國天下，莫不可通，墨子兼愛非攻之義，最與此同。○自修之於身以下，與上文義不相應，當別爲一章。

## 五十五章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，蜂虿虺蛇不螫，猛獸不據，攫鳥不搏，骨弱筋柔而握固。

○未知牝牡之合而全，○作，精之至也；終日號而不嗻，和之至也。知和日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○心使氣曰強，物壯則老，謂之不道，不道則已。

○蜂蟄虺蛇不螫，當從宋河上本，閔本作「毒蟲不螫」。赤子無求無欲，不犯衆物，故毒蟲之物無犯之。人也含德之厚者，不犯於物，故無物以損其全也。○全，本作「峻」，赤子陰也。○祥爲「殍」之假借，墨子書『降之百殍』。畢沅以「爲祥之異文，非是，殍，殍也。生不可益，益之則殍，故莊子云：『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。』」

### 五十六章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○塞其兌，閉其門，○挫其銳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○故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爲天下貴。

○知者二句，當從馬敘倫說定爲第八十一章錯簡。○塞其兌二句，亦當從馬說，定爲五十五章錯簡。

◎光塵義相反，知銳分義亦相反。分物之大而可分者也，說文，坩麤也，坩从分聲，是分有大義之證。銳小者挫之，則無所特高，麤大者解之，則無所特大，和其光，則無所特顯，同其塵，則無所特賤，是所謂玄同也。

## 五十七章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。◎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◎故聖人云：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◎

◎高延第謂此字指下八句。◎此四者，專制政體之真相也。◎惟其如此，故唯民主共和足以治之，此老子主張共和之說也。

## 五十八章



其政悶悶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○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，孰知其極？其無正，○正復爲奇，善復爲妖，人之迷，其日固久。○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○

○王弼云：『言善治政者無形無名無事無政可舉，悶悶然卒至於大治，故曰其政悶悶也。其名無所爭競，寬大淳淳，故曰其民淳淳也。立名刑，明賞罰，以檢姦僞，故曰察察也。殊類分析，民懷爭競，故曰其民缺缺。』○三字衍文。詳見老學八篇。○禍福倚伏，正奇反復，而世人止知福之爲福，而不知福之爲禍也，故曰人之迷其日固久。○方則有隅，有隅則割，不割與方反，不剝與廉反，不肆與直反，不耀與光反。

## 五十九章

治人事天莫若嗇，○夫唯嗇，是爲早服，○早服謂之重積德，○重積德則無不克，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○莫知其極可以有國，有國之母，○可以長久，是謂

深根固柢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○韓非子云：「齋之者愛其精神，齋其知識也，衆之人用神也躁，躁則多費，聖人用神也靜，靜則少費。」

○韓非子云：「衆人離——離古通罹。——於患，陷於禍，猶未知退而不服於道理，聖人雖未見禍

患之形，虛無服從於道理，以稱蚤服。」——蚤與早通。○韓非子云：「知治人者其思慮靜，知事天

者其孔竅虛，思慮靜故德不去，孔竅虛則和氣入，故曰重積德。」○韓非子云：「積德而後神靜，神

靜而後和多，和多而後計得，計得而後能御萬物，故曰無不克。」○韓非子云：「其術遠則衆人莫

見其端末，是以莫知其極。」○韓非子云：「母者，道也，道也者，生於所以有國之術，故謂之爲有國

之母。」

## 六十章

治大國若烹小鮮。○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，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，非其

神不傷人，聖亦不傷人。○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○

○王弼云：「不擾也，躁則多害，靜則全真，故其國彌大而主彌靜，然後可能廣得衆心也。」○此謂以道莅天下，則一切之神權宗教，昔日以爲可以禍福民而藉之以愚民者，均失其用也；不特神權宗教失其用，卽聖人之刑賞，昔日視爲可以生死人而藉以威民者，亦失其作用也；故曰神不傷人，聖亦不傷人，非其神不傷人句，當從陶鴻慶說，去非其二字，王弼釋之云：「猶云不知神之爲神，亦不知聖人之爲聖也，夫恃威網以使物者，治之衰也，不知神聖之爲神聖，道之極也。」此說深得老子之旨，蓋專制之國用威權，而民主則否，一以平等爲歸，何威權之有？○自以道莅天下至末，當別爲一章。

## 六十一章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，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爲下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夫兩者各得其所，欲，大者宜爲下。○

○柱按此章文義淺陋，不似老子文，疑是戰國權謀家所增。

## 六十二章

道者，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○美言可以市尊，行可以加人。○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，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？不曰以求得，有罪以免耶？○故爲天下貴也。○

○李哲明云：「善人自與道親，固寶夫道，不善人雖與道遠，而恃之而生，亦保於道。」○俞樾云：

「淮南道應訓人閒篇引此文並作「美言可以市尊，美行可以加人」是今本脫一美字。」柱按此二句當別爲一章。○自故立天子句至免耶文義淺陋，不似老子文。○此句當次不善人之所保下。

## 六十三章

爲無爲，事無事，○味無味，大小多少，○報怨以德，○圖難於其易，爲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，是以聖人終不爲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

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，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矣。

○此云爲無爲，事無事，則謂爲於無爲之中，事於無事之處甚明，豈如後人之所謂無爲乎！○大小多少四字，疑當作「爲多於少」，其大小二字，則下文「爲大於細」之譌脫。○報怨以德句，當從

馬敘倫說在七十九章「和大怨」上。

## 六十四章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泮，其微易散。○爲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○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，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，無執故無失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，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。○學不學，○復衆人之所過，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爲。

○王弼云：「此四者皆說慎終如始也；不可以無之故而弗持，不可以微之故而不散也，無而弗持則

生有焉，微而弗散則生大焉，故慮終之患如始之禍，則無敗事。」  
○熊季廉云：「萬物生遂成長，唯有一定之秩序，莫知其然而然，莊子曰：『作始也簡，將畢也鉅。』足與此章相發明，此物理歷史之公例也。」  
○王弼云：「好欲雖微，爭尚爲之興，難得之貨雖細，貪盜爲之起也。」  
○學不學，謂學如不學，不以智識階級矜人也，然則老子亦非真主不學者。

## 六十五章

古之善爲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；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○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兩者，亦稽式。○常知稽式，是謂元德。元德深矣，遠矣，與物反矣。○然後乃至大順。

○王弼云：「明謂多見巧詐，蔽其樸也，愚謂無知守真，順自然也。」柱謂智識愈增，則擾攘愈甚，此自然之勢也，雖所進有遲速，而爲亂有大小，然智識與戰爭，必爲正比例，而爲無可幸免之事。老子之去智，亦不過理論上之消極主張，不能強天下以皆從，然苟有不從焉，則不智者與智者相遇，乃如羊之

遇虎，必無幸存矣，此學者所宜留意也。⊙稽式，猶楷式。⊙此老子自言反樸還淳之說，似與世界由質趨文之事相反，其實乃順乎物性也。

## 六十六章

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爲百谷王。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，欲先民必以身後之。⊙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，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，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⊙馬其昶云：『聖人欲崇上人，故以言下之，欲推先人，故以身後之，非謂己欲上人先人也。』  
⊙金人銘云：『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，故下之，知衆人之不可先也，故後之。』此老子之說所自出。』

## 六十七章

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，夫惟大，故似不肖，若肖久矣，其細也夫！⊙我有三

寶，持而保之：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爲天下先。慈故能勇，○儉故能廣，不敢爲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舍慈且勇，舍儉且廣，舍後且先，死矣。夫慈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○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，可道可名，以其有所肖也。有所肖，故可以言語形容。凡能以言語形容者，皆有所窮者也，烏得爲道？是故道也者，無所肖者也，不可以言語形容者也。○慈故能勇，則老子之不敢爲天下先，非怯也。

## 六十八章

善爲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與，善用人者爲之下；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古○之極。

○古字當從馬，其昶奚侗說移在下章首。



## 六十九章

用兵有言：①吾不敢為主而爲客，②不敢進寸而退尺。③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扔無敵，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。④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⑤

①句上當增古之二字。

②吳澄云：「爲主，肇兵端以伐人也；爲客，不得已而應敵也。」

③不敢進

寸以先人而爲禍首，常退尺以讓人以弭戰禍。

④自視若無行列可整，無臂可攘，無敵可就，無兵可

執，故不敢輕敵。

⑤不得已而用兵，則民必哀憤，故可以勝敵。

## 七十章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，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①夫唯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②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①言有二句，當在吾言甚易知句上。

②無知當從陶方琦據王弼注改作有知。莊子云：「彼其真是

也，以其不知也，此其似之也，以其忘也，予與若終不近也，以其知之也。」此有知是以不知之說也。

## 七十一章

知不知上，不知知病。○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○聖人爲無爲，事無事，學不學，故知不知也，此所以爲上也。夫知尙不知，況不知而可以爲知乎？強爲知焉，斯病矣。

## 七十二章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。○無狎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唯不厭，是以不厭。○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○

○民孰不樂生而畏死，然壓制之力愈強，則反抗之力愈猛，此專制政體之下，所以多暴民也。○狎，

卽陝之假，奚侗云：『說文：「陝，隘也。」隘有迫誼。厭，笮也。』柱按夫唯不厭之厭字，當從吳澄說改爲

「狎」，無陝其居，謂無使人多地少也。無笮其生，謂無使人多食少也。民多地少則謀食難，而民易爲

亂，欲免此者，唯移殖其民，故曰夫唯不狎，是以不厭。⊙是以聖人以下，與上文不相應，當在七十章

「則我者貴」之下。

## 七十三章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；此兩者或利或害。⊙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⊙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繹然而善謀。⊙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⊙勇於敢則爭，爭則彼此相殘殺，勇於不敢則讓，讓則彼此相存活，其爲勇一也，而所施者異，利害亦殊。⊙此句宜從景龍本敦煌本去。⊙此言天演之能事，夫天演人事，交相勝而進步，此世界之所

以有今日也；然天人交勝云者，就陝義而言之耳，若就廣義而言之，謂天勝人則可，謂人勝天則不可，蓋卽此幾於巧奪天工之人事，亦莫非從天演而來，一切智力，固不能外乎天也。繹，音闌（𠄎）繹然，寬也。

## 七十四章

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  
○常有司殺者殺；  
○夫代司殺者殺，是謂代大匠斲；夫代大匠斲者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○世之專制君主，孰不以人之畏死，故以死懼其民邪？然使民常畏死，而爲奇者吾既得而殺之，尙孰敢爲奇乎？然而天下之爲奇者固日出而未已也，則知其不畏死矣，故爲治之道，非特威勢所能也。

○熊季廉云：『天擇司殺者也。』

## 七十五章

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饑；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爲，是以難治；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  
○夫唯無以生爲者，是賢於貴生。

○爲上者奢侈，則取於民者既多，而民既已貧矣。而上行下效，民之欲望，亦由是而益奢。是以居不可得之勢，而懷必得之念，其挺而走險必矣。老子之言，其意豈淺乎！

## 七十六章

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，死之徒，柔弱者，生之徒。○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兵，○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

○嚴復云：「老之道，貴因，貴不凝滯，唯柔弱者能之。」○兵字當從俞樾說爲「折」字之誤。

## 七十七章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與，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，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孰能有餘以奉天下，唯有道者。○是以聖人爲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，其不欲見賢。

○此老子主張一切平等之說也。夫貴者愈貴，則賤者愈賤，富者愈富，則貧者愈貧；而天下之富者，必少於貧者，貴者必少於賤者，使不設法自損己之所有餘，以補他人之不足，而惟日以己所有餘者，供己奢侈，則上行下效，而貧民之生活，益日感困難，此階級之戰爭，所以終不可免也；此治國者所不能不早爲留意者也。

## 七十八章

天下莫柔弱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其無以易之。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是以聖人云：『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，受國不祥，是爲天下王。』正言若反。○

○此言處柔居下之旨，老子之恆語也。

## 七十九章

和大怨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爲善。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，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○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○句首當從馬敘倫說以六十三章報怨以德句移上，謂報怨必當以德，若以怨報怨，必成大怨，爾時雖以德和之，其傷不復，已有餘怨矣。○馬其昶云：「禮曲禮疏兩書一札，同而別之，故有左右，鄭注以右契爲尊。」柱按古人尙右，執左契謂常自處卑下，以和合於人也，契合也，徹分也，有德者人已合一，故無怨，無德者人我之界太明，故有餘怨也。

## 八十章

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佰之器，而不用；使民重死而不遠徙；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使人復結繩而用之；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；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○

○嚴復云：「此古小國民主之治也，而非所以論於今矣。」

## 八十一章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；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；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不積，既以爲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，聖人之道，爲而不爭。

○第五十六章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二語，應據馬敘倫說移至本句之上。

○知讀爲智；下句同。

○

自聖人不積以下，當在七十七章唯有道者之下。



